

經籍典第四百九十三卷

集部總論一

隋書經籍志 楚辭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己離別愁思申杼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采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文自爲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別集

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尙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

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

總集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摭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是後又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覃奧而取則焉今次其前後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後序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誅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敘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轡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元風旣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元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煇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

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詒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勦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於有隋四流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 集考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孫勉

按係勉疑荷勗之誤

分書爲四

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梁阮孝緒爲七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況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摛按閔馬父論商頌之亂曰韋昭注輯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略而輯略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

文志曰別集者人別爲集古人但以名氏命篇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後世爭効制爲集名一家至有十數者爵里年氏各立意義或相重複而文亦不勝其繁矣 晁氏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概諸聖而英辯藻思閎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爲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爲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爲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它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爲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爲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者知其終當泯泯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賦詩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冒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

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司馬相如枚乘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雲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明焦竑經籍志 制誥集

王者淵默黼辰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燮伐則威洊凜雷肆赦則春日同溫勅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勅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懼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綍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勅有策書名

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詔篇

表奏集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而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迨世益下簾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懷覺寤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分所在抑亦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令踰垣者折股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尙體要體要並整辭則何觀漢志藝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乃各有故事備于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特具列之綴于制誥之次

賦頌集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古矣屈平宋玉自鑄偉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祖卽燕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每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

吟諷廻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因之至今衆士慕尙波委雲屬不可勝收矣顧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辭場風雨生于筆札金璧耀乎簡編豈不謂獨映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煙雲過眼轉盼以盡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徒在言也然而名談瑋論闡道濟時者蓋間有之今具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于東漢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摯虞苦其凌雜彙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昔人有言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異焉作之固難解亦不易故長編巨軸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未盡雅馴可觀蓋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總爲此篇

集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自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之心也 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其實大綱皆是 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仔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 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 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謂道體 問足乎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 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個如此他資才甚高 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說甚實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問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卻差了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但未嘗明

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個影子 問讀墨篇言孔子尙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 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個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個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文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安排位次是恁的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饑然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會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寬處去不見得源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

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個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個甚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源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源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個王通韓愈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旣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是湊著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蘆迹至

說道理卻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他於大節目處又卻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
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會說韓柳 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
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伯莫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
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
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
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
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游而
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

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佛者顯行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
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末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不二

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糟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

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于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去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爲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 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鶩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

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三蘇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 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懲之而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字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不可不講也請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無以考其得失則

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答汪尙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
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
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
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
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瀝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
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
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
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
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
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
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